

西
堂
文
集

西堂雜組二集

卷三

長洲尤 侗悔菴謨

序 十七首

性命圭旨序

性命圭旨不著誤人相傳爲尹真人高弟之筆也向來
行本絕少殷君惟翼藏弄有年曹子若濟見而悅之携
示周子興閑欣然共賞重授剞劂書成而問序于予予
于斯道蓋向往而未能至何敢贊一辭雖然竊有述焉
自三教鼎立異說聾牙隱若敵國日相撞也是書獨揭
大道而儒釋妙義發揮旁通要之以中合之以一而盡

性至命之理殊途同歸微獨柱下五千櫟括靡遺并六
十四卦四十二章無不纍苦貫珠矣就道家論之則有
九十六種外道三千六百旁門好貨之徒喜談爐火漁
色之子艷語彼家固猥鄙無足數已卽熊經鳥申龍吟
虎嘯總屬形容無關本體近一方士教人伏氣捻訣頃
刻開關忽笑忽啼四肢搖戰見者駭其風狂而彼方詡
爲神術良可哀矣是書一掃繁蕪務撮標本致虛守靜
翕聚先天其于撥邪反正誠中流一壺也至其精要尤
在真意一說蓋人身真意是爲真土動極而靜此意屬
陰是爲已土靜極而動此意屬陽是爲戊土煉已土者

得離日之汞煉戊土者得坎月之鉛鉛汞既歸金丹自結戊巳者重土之象也斯其有取于圭旨乎作者深意直與黃庭相表裏周子修而廣之鼓聾發昧功亦巨矣殷曹二子俱善養生主者而予顧爲豐干饒舌其亦莊生所云言者不知也夫

士材三書序

雲間李士材先生近代之國醫也所著書甚富其行本曰診家正眼以審脉也曰本草通玄以辨藥也其藏本曰病機沙篆則治法備焉尤爲帳中秘云予猶子生洲爲先生高弟合而鐫之顏曰士材三書而問序於予予

非越人惡知醫道哉然嘗讀史記至倉公傳而異之夫
司馬氏家學乃天官書耳太史公之不解刀圭鍼砭猶
太倉公之不識象緯曆數也其所據以立傳者不過取
其自述之言與已驗之事耳然太倉公之名卒得太史
公以傳若李先生之人與書傳矣予又何能傳李先生
顧吾念之天下之物可以生人殺人者惟兵與藥而其
用亦相似良將之用兵也必察其地之高下險易料其
衆之虛實勞逸而後攻守刼伏之法行焉良醫之用藥
也必按其脉之浮沉遲數體其性之溫涼甘苦而後補
瀉收洩之法施焉故將之操縱在心非營壁刁斗之謂

也然讀孫吳之書諳五花八陣之圖雖非百勝之師而亦不至于敗醫之感通在意非君臣佐使之謂也然習岐黃之經熟五氣九藏之理雖無萬全之術而亦不至于亡吾聞李先生之治病多任意而不拘法一方出人或相與駭之然投之輒中十不失一及讀其三書則參伍古今斟酌標本變化而不離其宗又何詳且慎也先生蓋曰醫之以法殺人者什三以意殺人者什七殺于法猶可救也殺于意不可宥也昔人謂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其筆之書者成法具在使後之學者高者神明吾意次者亦固守吾法足矣且先生晚年精于二氏故其

名書曰正眼曰通玄曰沙篆均有取焉將使讀其書者
譯貝葉而參三要之禪觀金丹而悟九還之旨又未可
以醫道盡先生也生洲之先有思齋公爲吾宗和鵲必
傳異書游先生之門而益進焉故其誤爲壽世青編頗
多微言妙義予旣仰先生有素而亦樂舉師說爲生洲
勉故不辭序之若此太史公曰守數精明爲方者宗後
世修序弗能易也予于先生亦云

桂雲來卽得方序

吾友蔣虎臣太史嘗著蔣說其所鈔禁方居十之五皆
世所不經見者予旣奇而錄之復詰之曰子之方其得

之傳聞乎其有所試乎蔣子笑曰吾非有所試也往予善病多從人乞方以方告者日來予喜其說之可以救人也故筆之于書其驗與不驗則未可知也予曰若然則自成其爲蔣方而已夫學琴之子必出牙曠之門學書之子必入鍾王之室然使拊絃而忘勾剔握管而誤波戈不過發溺人之一笑而無傷焉若學醫人費而可以請嘗試乎幸子之未學醫而人或不予信也于是蔣子笑而止新安程雲來先生予聞其名而未識也及門周雨三携其所輯卽得方示予將梓以行而命一言予非越人惡知醫意然發其書而讀之大約羅古人已驗

之方而擇其尤簡易者程子于此道三折肱矣迷而不作其慎如是且慮窮鄉逆旅寒暑蒼黃未能畜蓄艾于三年求緩和于千里故以是書懸之肘後撮在目前事半功倍其術至良其心亦至苦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予雖未敢決其方之必驗與否然如先生自言不出戶庭立可奏功雖有參差于病無損則誠哉篤論也予旣以告周子周子請益予戲語之曰昔范武子有疾從張湛求方湛授以六物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范一服而愈此亦吾家卽得方也幸以此復程先生書成當郵寄蔣子蔣子且

听然而笑曰尤子欺予哉如此方者吾又將筆之蔣說也

宋御之存笥稿序

廣平兄弟有三珠之目僕同里相善也疇昔衣裳之會江千車馬無役不從迨右之上第直承明廬疇三升賢書爲海內名人而御之獨處姊未嫁人爭惜之卽其胸中亦若有不自得者亡何疇三賦玉樓右之久宦金門文讌旣罷故交兩散而御之獨默默家居與僕輩蕭條失意之人往來唱歎于田園草木之下于是感遇之篇思舊之什撫時望古牢落不平之鳴雜然而起矣嗟乎

予觀世之愛作熱官者選聲鍊色赫然自大也乃其宗族子弟靡不憑威靈席光寵玩弄裘馬鞭笞鄉曲見寒士之擁褐苦吟相與目笑之如御之之闔戶枕書詠懷高寄者有幾人哉雖然御之方杖策而北麻衣至公行且著京都之賦草臺閣之文不僅如今日寂莫無聊之所爲作者要其優游澹泊無所芬華得詩人之深致則御之固有其本來者在也蓋僕之信廣平兄弟者素不予今日疇三往矣試以問訊國子先生當不以鄙言爲河漢也

時右之爲少司成

吳虞升詩序

今之說詩者古風必曰漢魏近體必曰盛唐以愚論之
與其爲似漢魏寧爲真六朝與其爲似盛唐寧爲真中
晚且寧爲真宋元少陵云安得詩如陶謝手未嘗遠追
蘇李也眉山劔南下筆妙處有李杜不能過者近日虞
山亟稱之矣愚又論之則無論其爲漢魏也六朝也初
盛中晚也宋元也皆是也而莫不善于今人擬之一說
有人于此面目我也手足我也一旦憎其貌之不工欲
使眉似堯瞳似舜乳似文王項似臯陶肩似子產古則
古矣于我何有哉今人擬古何以異是夫自三百篇來
魯已不同于齊鄭已不同于衛矣况使漢魏之必不爲

六朝唐之必不爲宋元乎且自三百篇來家父已不同
于康公芮伯已不同于仍叔矣况使陶謝之必爲蘇李
蘇陸之必爲李杜乎有明詩人善擬古者皆曰北地信
陽濟南瑯琊其詩具在取而讀之亦自成其北地信陽
濟南瑯琊耳惡在其爲屬國將軍翰林工部哉吳子虞
升與予同里每以此事相質予語之曰詩無古今惟其
真爾有真性情然後有真格律有真格律然後有真風
調勿問其似何代之詩也自成其本朝之詩而已勿問
其似何人之詩也自成其本人之詩而已晉人有云我
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然持此語人鮮不大怪者獨吳

予是予言及其爲詩靈心獨運妙句自來其千古也蓋神似而非形似恒似而非時似形似者擬神似者真時似者擬恒似者真此與予言若甚有合焉故爲序之如此惟是予學詩三十餘年茫乎不知畔岸吳子少年角出一蹴而升作者之堂奧其得于內者深矣吾欲云云是又多言也夫

葉九來樂府序

古之人不得志於時往往發爲詩歌以鳴其不平顧詩人之旨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抑揚含吐言不盡意則憂愁抑鬱之思終無自而申焉旣又變爲詞曲假託故事

翻弄新聲奪人酒杯澆已碗壘於是嘻笑怒罵縱橫肆
出淋漓極致而後已小序所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
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至於手舞足蹈則秦聲趙瑟鄭衛邇代觀者目
搖神愕而作者幽愁抑鬱之思爲之一快然千載而下
讀其書想其無聊寄寓之懷愴然有餘悲焉而一二俗
人乃以俳優小技目之不亦異乎予生世不諧索居多
恨灌園餘暇間作彈詞碎如學畫不成去而學塑固無
足比數矣然當酒酣耳熱仰天嗚嗚旁若無人者其類
放言自廢者與若吾友葉子九來門地人材並居最勝

方以文筆掉鞅名場夫何不樂而潦倒於商黃絲竹之間或者游戲及之耳雖然以葉子之才荏苒中年風塵未偶豈無邑邑於中者忽然感觸或借此爲陶寫之具未可知也是則予所引爲同調者也嗟乎歌苦知希曲高和寡安得徐文長槌鼓康對山彈琵琶楊升菴傳粉挽雙丫髻來演吾劇者雖爲之執爪所忻慕焉彼世間院本滿紙村沙真趙承旨所謂戾家把戲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黃九烟秋波六義序

往予作論語詩三十首客難予曰經可詩矣曲亦可文

乎隨拈秋波一轉爲題予時被酒走筆成之一坐絕倒
而已不意爲世廟所賞遂有才子之目雖天語獎
藉不僅斯文然觀其與弘覺國師問荅讀至終篇令下
轉語亦千古佳話也亡何宮車晚出杖錫南歸而江潭
野老獨躑躅于荒田短屋之間追思往事恍焉如夢感
慨係之矣白門黃九烟先生于予爲前輩而好予特甚
一旦出所擬秋波六義示予奇思妙解側生挺出其視
拙作不啻十倍先生老矣以前進士爲村學究豈猶沾
沾爭文名不過酸齏淡飯閒坐無聊借此筆戲消磨白
日耳乃予讀之則忽然增鼎湖之感不知涕之何從者

假使世廟在御見先生之文則凌雲之慕寧止雄似
相如哉予窮愁多暇間爲元人曲子長歌當哭而覽者
不察遂謂有所譏刺羣而譁之夫以優伶末伎尚不容
于世如此若以西廂之曲造爲八股之文向非特達之
知出自先帝則縉紳大人道學夫子未有不議其怪
誕執而欲殺者矣乃有從而和之如黃先生者哉嗚呼
此虞翻所以歎恨于知已也

許漱石粘影軒詞序

于詩得李賀盧仝于文得孫樵劉蛻天地間自有此副
筆墨側生挺出山不厭高水不厭深詩文豈厭幽靈哉

獨詩餘一途蠶叢未闢柳郎中曉風殘月蘇學士大江
東去後人衣鉢不出兩家作者自佳但依樣葫蘆描畫
增醜耳讀許漱石農部詞龍跳虎臥鯨呿鰲擲奇穿天
心險破鬼膽直以全賀之詩樵蛻之文合爲填詞之體
勿作花草蘭荃觀也夫山至泰華水至江海高深極矣
而瀛海之外又有五岳十洲朱宮絳闕金井玉梁莫可
名狀雖不知其有無猶幾望見之焉乃于筆墨一旦遇
之哉王子西樵語予漱石好交異人搜異書予謂漱石
之人與文自異又何異之求讀粘影軒詞邈然如見斧
子矣

嵩嵒語錄序

世尊云我有正法眼藏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然自一祖
以來宗師語錄幾塞破四天下是摩訶迦葉乃文字之
偏也昔人戲論尼瞿二老副墨過多享年不永柱下長
生僅五千言儒家雜說賴祖龍一炬掃除今復蕪穢浮
屠氏之書可汗牛馬若得阿難抱薪如來下火一切天
人當風揚灰比之丹霞燒佛婆子燒菴更一快矣雖然
叢林麻粟大衆龍蛇祇藉揚眉瞬目豎指築拳總饒會
捉虛空未免鑱絕棧道必須一二作家直下承當現前
指點不惟津梁鈍漢亦足針砭狂禪所謂若從地倒還

從地起語錄之設又多乎哉韓昌黎叅大顛未契獨肯
三平侍者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不離文字得箇入處至
徑山與張子韶論格物物格及天命法身率性報身修
道化身則有句無句橫說豎說一以貫之矣故語錄如
大慧杲者雖多弗厭也僕少涉公案晚有方外之交嘗
奉教于諸善知識然每聞上堂提唱輒如東方生隱語
郭舍人射覆都無是處今讀嵩崑禪師語錄妙義瀾翻
了不異人尤喜其或問一篇于聖道理和盤託出不類
世之啞禪瞎棒墮入雲霧者徑山復起何以加茲僕故
樂爲之序而竊有進焉師住阿育王山蓋南海之彼岸

也海爲物至鉅而藏以海名言佛所說經無不有也然
海亦得名藏者以其天地之所迴環日月之所吞吐驚
山而竦石飛烟而奔雲朝潮而夕汐春風而秋雨砰磕
若雷霆而馳驟若車馬雖竭八萬四千廣長舌無以過
之是則海之爲藏也大矣而吾欲以文字禪與之爭衡
不亦勞乎僕願吾師十年面壁默然忘言付此語錄藏
之鮫人之宮焉或有問者但令往阿育王塔下圖取塔
樣

李笠翁閒情偶寄序

聲色者才人之寄旅文章者造物之工師我思古人如

子胥吹簫正平撾鼓叔夜彈琴季長弄笛王維爲琵琶
弟子和凝稱曲于相公以至京兆畫眉幼輿折齒子建
傅粉相如桂冠子京之半臂忍寒熙載之衲衣乞食此
皆絕世才人落魄無聊有所託而逃焉猶之行百里者
車殆馬煩寄宿旅舍已爾其視宜春院裏畫鼓三千柁
澤園中金釵十二雅俗之別矣超徑庭哉然是物也雖
自然之妙麗借文章而始傳前人如琴笛洞簫諸賦旣
已分剗節度窮極切眇乃至巫山陳蘭若之芳洛浦寫
瑤碧之飾東家之子比其赤白上宮之女形其艷光數
行之內若拂馨香尺幅之中如親巧笑豈非筆精墨妙

爲選聲之華琯鍊色之寶鏡乎抑有進焉江淹有云藍
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蛾眉
豈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故相其
體裁旣家妍而戶媚考其程式亦日異而月新假使飛
燕太真生在今時則必不奏歸風之歌播羽衣之舞文
君孫壽來于此地則必不掃遠山之黛施墮馬之妝何
者數見不鮮也客有歌于郢中者陽春白雪和者不過
數人非曲高而和寡也和者日多則歌者日卑陽春白
雪何異于巴人下里乎西子捧心而顰醜婦效之見者
却走其婦未必醜也使西子效顰亦同嫫姆矣由此觀

之聲色之道千變萬化造物者有時而窮物不可以終窮也故受之以才天地鑪錘鑄之不盡吾心橐籥動而愈出三寸不律能鑿混沌之竅五色赫蹏可煉女媧之石則斯人者誠宮闈之刀尺而帷簿之般輪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讀笠翁之書吾驚焉所著閒情偶寄若干卷用狡獪伎倆作游戲神通入公子行以當場現美人身而說法泊乎平章土木勾當烟花舖啜之事亦復可觀展履之間皆得其任雖才人三昧筆補天工而鏤空繪影索隱釣奇竊恐犯造物之忌矣乃笠翁不徒託諸空言遂已演爲本事家居長干山樓水閣藥欄花砌輒

引人著勝地。薄游吳市。携女樂一部。自度梨園法曲。紅絃翠袖。燭影參差。望者疑爲神仙中人。若是乎笠翁之才造物不惟不忌。而且惜其勞美其報焉。人生百年爲樂苦不足也。笠翁何以得此于天哉。僕本恨人。幸逢良宴。正如秦繆觀鈞天之樂。趙武聽孟姚之歌。非不醉心髣髴夢中而已矣。

林下詞選序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衛人咏宣姜。鬢髮如雲。貌信美矣。不若莊姜綠衣燕燕之詩。至今憐之。生平嘗集百恨如苧蘿西子。冠世國色。乃錦帆香徑之間。不留韻語。亦

一恨也。雖然燕支之婦都享厚福。翰墨之姬每嗟薄命。梅妃一斛珠。其寵愛且讓肥婢。何況民家女子。豈必多才。蕭恭有云。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至于香閨錦字。類作枕中秘書。間或流傳。易致散佚。不遇知音。廣爲撝拾。辟諸桃花柳絮。忽逐飄風。半歸流水。可勝惜乎。然其幸而傳世者。雖紅顏黃土。後人諷其篇章。猶想見其垂鬟低黛。含毫吐墨之致。綢繆樽結。如不勝情。卽有斷粉殘鉛。寸殘尺璧。珍重愛護。十倍尋常。不似吾輩鬚髯如戟。放筆頽唐。徒供傖父調笑而已。吾友新城王西樵嘗輯燃脂集。蒐羅大備。卷軸汗漫。迄

未成書。愚獨謂韋母周官。大家漢志。宋尚宮論語。鄭儒
人孝經。未免女學究氣。小窗工課。吟咏爲宜。而詩餘一
道。更爲合拍。正以柳屯田。曉風殘月。必須十七八女郎。
紅牙緩唱。卽髯蘇大江東去。銅將軍鐵綽板。不如王子
霞歌花褪殘紅。使人腸斷天涯芳草也。松陵周勒山所
選林下詞。旣已舉芳采華。亦復闢幽索隱。允矣釵鈿之
良史。簾箔之功臣。當使花草承塵。蘭荃讓畔者矣。松陵
素稱玉臺才藪。而葉小鸞返生香。仙姿獨秀。雖使漱玉
再生。猶當北面。何論餘子。其對泐師語云。團香製就夫
人字。鏤雪裝成幼婦辭。請借兩言以弁林下之集。

三十二芙蓉詞序

詩能窮人。非篤論也。至于詞尤不然。花間蘭畹所載和
凝。韋莊。馮延巳之流。皆一時鄉相。而謁金門。小重山。諸
闕。傳爲佳話。要其人不足道也。宋子京。紅杏枝頭。晏同
叔。桃花扇底。草堂鉅公。並艷千古矣。更有進者。以寇平
仲之剛。而曰柔情不斷如春水。范希文之正。而曰睂間
心上。無計相迴避。歐陽永叔之忠。而曰無人與說相思。
近日帶圍寬盡。三公名垂宇宙。不以類其白璧。由斯以
譚。豈惟詞不能窮人。殆達者而後工也。廬江龔芝麓先
生。天下仰之如高山大河。其勲業在臺閣之上。而作爲

詩歌流播于騷人墨士之口。下至填詞小伎。疑不屑以爲。乃尊前馬上。往往寄興及之。向有白門綺讖。膾炙齒牙。今松陵徐電發彙刻其三十二芙蓉集。受而讀之。如名香美錦。郁然而新。詞人冠冕。無踰公者。以視花間蘭畹諸子。直發蒙振落耳。世人論詞。輒舉蘇柳兩家。然大蘇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神宗歎爲愛君。而柳七曉風殘月。有登涸之譏。至太液波翻。忤旨抵地而罷。何遭遇之懸殊耶。予謂二子立身。各有本末。卽詞亦雅俗自別。東坡柳綿之句。可入女郎紅牙。使屯田賦赤壁。必不能製將軍鐵板之聲也。先生之才。庶幾眉山。而境地過之。

矣。豈三變所敢望哉。太史公傳留侯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乃如婦人好女。今公之魁梧奇偉。予固得而識之。及觀其詞。則如花間美人。更覺斌媚。吾益無以測之矣。

膏雨集序

今之藩司視古方伯。卽諸侯之長也。諸侯之政行于國。中國之人有美焉。有刺焉。太史採風。載在輶軒。獻于天子。以行其賞罰。故風者王政之始也。詩之十五國備矣。予讀小序而得其人。如甘棠美召伯也。雄雉刺衛宣公也。定之方中。美文公也。淇澳美武公也。考槃刺莊公也。

芄蘭刺惠公也木瓜美齊桓公也還刺哀公也甫田刺襄公也倚嗟刺魯莊公也緇衣美鄭武公也將仲子刺莊公也清人刺文公也蟋蟀刺晉僖公也山有樞刺昭公也無衣刺武公也葛生刺獻公也車鄰美秦仲也駟鐵美襄公也蒹葭刺襄公也黃鳥刺穆公也晨風刺康公也宛丘刺陳幽公也株林刺靈公也蜉蝣刺曹昭公也九罭美周公也總其目美者不及刺者之半豈民好非其上與抑當時之政亂多而治少與吾知夫子刪詩必考其實雖有士大夫溢美之辭亦逸而弗錄也嗟乎自春秋至今風俗不知幾變矣吏道雜而多端類爲虛

文以欺其下而下焉者亦爲虛文以市其上下相蒙
貢諛雷同其奚取于斯風乎若我方伯鶴鳴慕公治吳
甫及二載善政善教美不勝書吾儕小人相與禱而祝
之歌而舞之蓋千萬人若一口也昔孔子治魯子產治
鄭猶先謗後誦公何以得此于吾吳吳之民輕浮而僂
巧號令稍不當意則反唇而交訾今一去非其上之習
而實道時政無溢美之辭此非虛文足以致之公之至
誠有感焉者矣他日 天子坐明堂而陳十五國之風
覽公之政而歎息焉必有 璽書之勞車馬之錫將由
方伯入爲卿士如周召故事公之風其始于甘棠終于

九畹乎然則曷名乎膏雨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君子觀雨之降而益徵風之盛焉

牧靡集序

予向讀周減齋先生尺牘新鈔其序則梁通事舍人劉
縵所撰雕龍一篇也人以今人序古人之書先生以古
人序今人之書抑何異哉至三集藏弃三集結鄰則難
取今人之序而四集牧靡復問序於予予竊以爲先生
過矣當世作者甲自以爲昌黎乙自以爲廬陵且不屑
有漢無論晉魏况六朝乎縵在蕭梁固爲中下而予又
縵不如先生奚取乎序哉蓋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文心

之不同如其面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未可執此而棄彼舉一而廢百也今使驅天下之人盡出於昌黎廬陵之門則兩漢以下六朝以上千百年間其人必皆化爲異物而其文亦如冷烟荒草隨風飄滅于無何有之鄉然後可耳若旣有一代之人則自有一代之文假令班楊潘陸顏謝徐庾諸子聚一堂之上分毫比墨有如宮商相宣絲竹迭奏唱予和女相視而笑者矣雖有韓歐在座必不齟齬而詆譏也而今人顧爲拘墟之見何其夸而自小平夫尺牘僅文之一體也約而論之子產之寓范宣子家之與趙孟此婉而達者也魯連之說燕將

樂毅之遺惠王此辨而深者也子長之報少卿子幼之復會宗此激而肆者也子陵之荅侯霸孔明之貽雲長此簡而直者也安石樓閣之帖逸少玉潤之簡此率而旨者也趙至敘離之扎丘遲感舊之詞此麗而怨者也摩詰山中之牘東坡海外之篇此達而逸者也以至圖澄玉斧多味道之言徐淑崔徽有緣情之作時旣不一體亦各殊豈惟退之上宰相之書永叔奏司諫之記乎今合先生四集讀之則有美畢收無微不備可謂集尺牘之大成而非一代之人一代之文所可定其涯岸也予也鄙陋何足以知之而又何能序之無已則仍節劉

總之一言曰評總書體本於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
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
酬也是足以序先生之書矣

金陵遊覽詩序

合二十一史論之則六朝君臣當爲最下乃其人物文
采風流美談千古蓋其建都在金陵之地似得江山助
耳前此孫吳自京口徙此曰建業旣遷武昌而當時民
謠有寧飲建業水莫食武昌魚之語後此明祖定鼎升
爲南京宮闕陵寢尤擅壯麗故人謂金陵菜餽酒保皆
有六朝風味斯言雖戲亦足樂矣僕家吳門距金陵帶

水每隨秋風往來白下然迫於文戰未暇蠟屐縱游但
望蔣山青色怙悵而已吾友余廣霞先生故閩產而寓
金陵者久近移吳門菟裘老焉令子鴻客獨居金陵不
去築園城南駕言出游匝月而窮其勝得詩六十首首
各記注予讀之爽然以快憮然以感其已游者如遇故
人其未游者如對新客也詠懷古跡莫妙老杜惜其未
至金陵太白登鳳凰臺作詩以擬崔顥黃鶴劉禹錫賦
金陵懷古樂天以爲探驪龍之珠要未及山園故國一
絕句也彼二子單詞片語膾炙齒牙况篇什如許者乎
吾意余子前身定是王謝子弟三生再來流連咏歎亦

其結習未忘者六朝人物猶且暮遇之也予既喜爲之序復調廣霞君曰子客吳門久矣曷不爲姑蘇遊覽詩以成雙絕如曰不能且讓阿鴻獨步

閒情集序

周南之子比以桃華楚國美人贈以香草落葉淋鈴之曲帝王猶然凌波行雨之辭神仙不免乃至鍾情吾輩故是名言解事小兒總非定論若使采衣不御瑤瑟無聲埋月露于騷壇刷烟花于藝苑則青天寡色綠水焉文珊瑚之樹蕪作蓬蒿翡翠之禽化爲鸚鵡豈所以鼓吹聲俗締續程鄉哉奈何鄭衛易流齊梁迭變房中之

樂半入桑中。陌上之歌。浸淫馬上。錦鞋羅襪。競製新題。秘戲迷藏。咸稱古意。甚王昌之無禮。真宋玉之罪人。斯儒者有狹斜之譏。釋氏有泥犁之戒也。辟疆先生。

顧茂倫

雅工刀劖。平原公子。

陸孝山

妙解商黃。偶從草閣之餘哀。

採玉臺之體。吳娃越艷。遞代秦宮。魯縞齊紈。並陳燕市。簫樓公主。素號比肩。桂殿嫦娥。爭誇垂手。靡不妍顰。巧笑動魄。驚魂。洵南部之叢書。爲西崑之絕調。若言好色。何減國風。以奏希聲。無慚大雅。謝東山之絲竹。漸近自然。宋廣平之梅花。豈傷盛德。正于滓穢之外。別見清虛。亦惟絢爛之中。方臻平淡。昔年靖節。嘗賦閒情。哀窈窕。

于東籬。子虛枕障。老溫柔于三徑。亡是釵鈿。雖姬姜之
思已深。而羲皇之夢。故在。取以名集。實獲我心矣。僕本
恨人。對茲綺語。旣患情多。復愁才盡。其敢刻畫無鹽。唐
突西子乎。輒奉來書。點凍而已。

續本事詩序

瑯琊公子。有情死之言。鄴下才人。多憂生之歎。百歲每
傷于哀樂。三生交感于精魂。春思秋悲。琴歌酒賦。江山
花草。膏觸物而流連。黛澤衣裳。願隨身而宛轉。無題漫
興。卽事因書。然而前人樂府。大都寄託之辭。吾輩閒情。
半作虛空之語。若乃館娃宮畔。偶遇西施。桃葉渡頭。竭

來子夜。西陵松柏。郎躍青驄。南浦芙蓉。妾乘素舸。華燈綺席。爭看紅粉之迴。風雪旗亭。竊聽雙鬟之唱。貯阿嬌于金屋。頸宛鴛鴦。迎小玉于妝樓。舌偷鸚鵡。非花非霧。恍若游仙。爲雨爲雲。邈如夢寐。斯傷春杜牧。羸薄倖之名。而恨別江淹。著銷魂之句也。又况彩雲易散。白日長辭。蘭香去後。消息全無。紫玉歸時。形容宛在。殘香剩粉。玉鈎斜陳。跡空存。墮珥遺簪。金屈戌。舊遊不再。人非木石。寧不悽愴。子有鼓鐘。且以喜樂。用借陰陽之律。爰成長短之歌。昔唐人孟啓集本事詩。采艷搜奇。亦云備矣。徐子電發續譜。茲編孝穆前身。冬郎今日。昉自鐵崖而

降斷從蒙叟以還。並富篇章。堪資諷詠。驚奇字之盈篋。
疑美人之滿堂。髣髴畫圖。參差絃管。臣真好色。對此目。
招僕詎知音。觀之眉舞。南部烟花之記。定檀無雙。西崑
錦瑟之題。宜標第一。

西堂雜組二集

卷四

長洲尤 侗悔菴謨

壽序

七首

朱翁九十壽序

楚辭曰太公九十乃顯榮今而史稱衛武公耄而好學
此二老後無傳焉香山九老最長者安定胡果八十九
而已不及九十抑何希與或謂上古之人春秋度百歲
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多不及半將世異耶予論之曰
上古之人渾渾噩噩懷素抱朴保合太和長生至樂今
時之人既瑯既琢情僞交作天真告逝菁華日落夫人

一生猶一代然卜年七百周過其曆而秦漢不若者始以忠厚開基而後稍刻薄也由此推之雖書所云神仙者非有玄霜絳雪之藥金華玉簡之文不過天地間敦龐淳固之氣結聚而成耳惟此敦龐淳固之氣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岳在物爲芝草椿樹威鳳祥麟在人爲壽考皆是物也逮于季世匪獨神仙不易得卽壽考亦幾幾乎難之以予所見里中朱翁奉萱殆其人與翁少與先曾大父交中與先大父交旣交于家君卽予生也晚猶獲周旋杖屨間以翁一身而交予四世斯已遐矣然予成童見翁蒼顏皓髮皤然一公閱今三十餘年而

鬚眉步履了不異往時心竊疑之翁豈得道者呼吸吐
納若羨門喬松哉蓋其盛德有以致之矣間常徵翁軼
事有曰鄉者歲大無縣令委翁發金賑饑活數萬人絲
毫無染指有曰齊女門外塘圯翁奉檄督修夙夜僛功
至今利之有曰姚君爲催科迫質金輸賦遺道旁翁拾
而返之無德邑夫發賑汲內史之節也修塘西門豹之
政也返遺裴晉公之義也卽此三善其量百世矧翁之
積行累仁惟恐人知者又難更僕數哉翁得念佛三昧
月齋十日然強飯食肉一飲三升含哺鼓腹嘻如也與
人接恂若孺子庀其家政纖悉必周無倦焉恭則壽勞

則善心生理則然矣令子昌甫采蘭奉養晚得二孫更
佐含飴之弄予于是景翁之德羨翁之福益信翁之壽
未有艾也詩之言壽也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又
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書之言壽也一曰壽二曰
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華封人之祝堯曰富壽多男
子是知壽非其年之謂德以大之富以安之子孫以永
之而壽始全焉然五福不及多男三祝不本好德翁乃
兼之不亦異乎予嘗游于四方而見夫王公大人紆青
拖紫乘堅策肥意氣洋洋甚自得也然朝爲榮華暮爲
糞壤揚子所謂朱丹其轂一跌而赤其族者不可勝數

以翁視之與螻蛄蟬何異哉若閭巷長者耄期時有
然髮白齒落祝噎而食恃粥而行何其憊也矍鑠哉翁
未可同年語矣至神仙之說或上造天堦浮游青雲或
翱翔名山潛行江海率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
雉化爲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豈如食甘旨服輕麗通
陰陽長子孫骨節堅強顏色和澤延年久脉長在世間
此彭祖之所稱而翁有焉故予不敢侈五百八千之喻
以諛翁第數翁之齒兄轅固而弟伏生九八公而五四
皓其子百歲一彈指耳諸君方酌大斗介九疇復與昌
甫約醞十年之酒屆期登堂或歌或嘏醉翁以三萬六

千觴

湯太公八十壽序

天官家言歲星躔吳越分野其國多福其人多壽按漢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仁也春主生仁者壽固其宜矣然是物也必得忠厚和平敦龐純固之長者始足當之予行里中見黃髮兒齒鬢鑠比肩未之奇也獨于吾雲洲太公不覺喟然歎曰此其歲星之應乎蓋公今年八十矣公以黃門之孫大令之子起家名進士聲華意氣赫奕一時然閱其仕途僅宰百里遷小秋旋遭寺人之禍拂衣歸田此在恒情必有不平于中者而公處之

泊如也然當貂璫竊枋清流觸網歆羶向火之徒抵隙
競進使公稍一繞指立致臺閣此鴟嚇腐鼠固不足以
污公迨夫朝局旣更門戶角起不然之灰乘風吹噓設
以片楮入長安卽有人焉曳之去矣而公堅臥長林若
爲弗聞也此其沉心定力有大過人者嗟乎屈指五十
年來陵谷遷移雲泥翻覆不知其幾變矣向之輦上貴
人鳴騶呵殿者皆已化爲冷風衰草銷歸無何有之鄉
而公以西京遺老巋然獨存殆如樵夫之柯已爛而仙
人之局未終邯鄲道上夢過一生尚未抵呂翁黃梁半
炊也不足以發達觀之感歎而興後起之慕思乎或謂

公之才未竟其用不于身必于子孫乃公有才子卿謀
早赴玉樓而子定子端子瞻昆弟鼎立傑出諸孫爾瞻
爾遠並擅小同之目其幼者及曾孫亦嶄然頭角矣一
旦感會風雲以近 天子之光則鳴珂聚笏必在中山
氏之里然度公素心寵辱不驚險易一致固當以天倫
爲樂不以人爵爲榮也或又謂公善導引之術宜致長
年果爾則熊經鳥申方士盡喬松乎養生者莫先老氏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
兒此養生主也公之德如嬰兒則公之壽踰大耋矣予
童子時侍公杖履炙公之言論風采如飲醇醪如坐冰

雪怡然忘形不知老之將至也迄今三十餘載昔日童子頽然斑白而公強飮緩步精神全大于少時每一見之如景星慶雲快爲希有向予所謂忠厚和平敦龐純固之長者微公其誰與歸乎予非祝史惡知天道然以公之德合公之年竊意歲星之應在是焉或者又謂歲星多降爲貴臣西王母使者語漢武帝曰東方朔爲歲星下游人間然則公豈曼倩後身乎吾益無以測之矣

徐石兄六十壽序

自漢立經學諸儒各守一藝易有田費京氏尚書歐陽夏侯詩大小毛禮大小戴春秋賈董卓然能名其家間

有兼通之者所謂五經紛綸并大春五經縱橫周宣光是也其老而教授則伏勝九十口傳鼂錯鄭玄七十面折應劭爲最著繼此乃寥寥矣吾友徐石兄今之五經笥也自其少爲諸生時卽研鑽古文搜羅祕逸百家雜說無不枝析而條貫之嘗以春秋之暇糾里中子弟會講五經環臯比而聽者不下百人徐子擗衣升坐容儀溫偉聲如洪鐘雖其同學及先輩長者亦列北面執卷問難于前徐子依方辨對咸出意表聞者嗟服僕時在坐以爲匡鼎之解頤戴憑之奪席不是過也然徐子屢試不遇終爲經師別去幾二十年今聞其館于洞庭東

山坐高堂施絳帳教授生徒斷斷如前日事予于是歎
徐子之學久而益進當爲一代大儒而問其年則已六
十殆將老矣嗟乎向使徐子見用于時比之漢儒不當
作五經博上耶 天子方幸太學修釋菜故典詔司成
進講方領矩步委它其中者不可勝計以徐子之年未
及伏鄭倘得給事石渠虎觀之間討論墳策考詳同異
蔚爲詞宗必可觀采卽 朝廷隆禮儒術且有輜車乘
馬雅吹擊磬以酬稽古之力焉奈何淪落不偶徒然枕
經籍書寄食于江湖寂寞之濱亦足感也雖然士君子
用則相不用則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與坐而

論道何異若徐子之周情孔思小叩大鳴則無愧乎經
師而爲人師者吾知初度之辰諸弟子各以其業爲先
生壽或誦易之元吉或歌詩之天保或陳書之洪範五
福禮稱鄉飲酒春秋舉絳人濟濟乎洋洋乎榮于九錫
矣予又聞洞庭包山爲道書第九洞天龍威丈人靈寶
五符之所自出其中必多神仙往來授徐子以長生之
藥更有赤文綠字補經笥所未備者吾益不得而知也
他日見徐子當捧手而問之

宋旣庭五十壽序

宋子旣庭少予三歲結交時總角爾今且半百孔北海

云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僕又過之撫今追昔
能無如流之感耶世之論者謂旣庭弱冠早飲香名三
十舉孝廉雖困于公車門人日進松風書屋之中隱若
一國人聞宋先生名如聞古人而先生玉貌不異少年
隱囊麈尾翩然自樂古今文人其飢寒憔悴寂莫無聞
者何限如旣庭者未可謂之不遇也然僕嘗游京師與
四方之役見當代之公卿大人高步臺閣之上廻翔藩
岳之間影纓而乘軒苴茅而杖節其意氣之盛可謂壯
哉及闕其長短大抵如東方生所云垂齒牙樹頰頰吐
唇吻擢項頤結股脚連脰尻視我旣庭曾十不得一而

諸公衮衮斯人默默吁嗟乎志士失職人有爲之不平者矣愚嘗獨居深念靜觀天地而知盈虛消息理之自然齒角羽毛勢不兼有造物者每以昏蒙渾濁之氣聚爲富貴福澤而僅存清虛一脉化而爲才使常處于幽閒寒苦之地辟諸排沙簡金水加汰焉火加煅焉鏐則精矣而餘質無幾故千金之子萬戶之侯往往儼然一物癡頑不靈又或朝榮夕謝等于腐草爲螢隨風明滅可哀也已乃一畝之宮環堵之室顧有抱琴擁書歌聲若出金石者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性命壽長豈非士之大願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設使古之

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吾終不以彼易此矣且夫古之人文如賈誼勇如終軍清如衛玠知略如周瑜謝艾而天不假年君子惜其晚成焉諸葛之臥南陽安石之處東山皆當盛歲若將終身及一出而定漢鼎却秦兵功名赫赫若少年事是爲難耳今以旣庭之才齒力方剛一旦彊起待詔金馬門大夫文學誰出其右者卽不然隱居著述退老吳淞之濱與吾輩採山釣水坐茂樹以終日亦安往而不得其志哉是月也爲朱子懸弧之辰登公堂飲公酒我歌可夫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爲朱子舉一觴又歌曰生年不

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歌罷自酌
仰天起舞宋子所然而笑曰狂奴故態也今復發矣

何湘來五十壽序

吾夫子有言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豈夫子五十以前
未嘗讀易乎意者易之數起于河圖中宮天五地十五
爲生十爲成合之爲大衍之數夫子至是年而有悟焉
故曰可以無大過今之人齒危髮秀而于吉凶悔吝之
理茫然莫辨其爲壽也不猶螻蛄之春秋乎若余友武
林何翁湘來則庶幾矣翁承先人遺緒居積素封其業
可謂厚矣少攻一經蔚爲儒雅其名可謂盛矣王夫人

林下之風相莊眉案翁之室家可謂和矣長君令名以
妙才登賢書少君令思砥礪爲克家子周子雨三又玉
潤也內外孫森森蘭茁翁之子姓可謂昌且熾矣而翁
泊然不屑也自其壯年廢蓼莪卽絕意榮膺有出世之
思嘗曰向子平讀易至損益而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
故婚嫁畢徧遊五嶽吾竊慕之但高山大川非一瓶一
鉢無濟勝之具每欲薙髮披緇從吾所好爲家人苦諫
弗果遂長齋斷米汁日持百八諷般若宛然毘耶居士
也今年半百自恨遠遊不遂乃鍵關閱藏叅求佛法或
頗疑之以翁朱門華胄而苦行如草衣木食豈其前身

固深山宿德歟予謂不然翁善于學易者也翁習十翼之傳不減王鄭而又精于京焦占驗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審盈虛消息而適合其宜嘗謂反身修德莫切于九卦而興利遠害則損益盡之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兩言者終身誦之終身行之翁之師向平豈惟五嶽之游乎至其晚而好佛與易道亦有合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而周子無極而太極已爲有句無句逗一公案若夫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我無人廓然聖諦第一義而象辭思不

出其位則止觀定慧無所住而生其心一以貫之矣所以世尊五十年說法夫子五十年學易易地皆然晉人但知老易而不知禪易非翁解人未足語此也聖人作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夫子學易五十而知天命其曰無大過者猶言無咎無悔謙辭爾易之小過有飛鳥之象大過爲棟橈之凶翁素位而行始于樂天知命者雖小過不可得况大過乎予與翁齊年愧無一似既獲交于二難兩三又從予游相率乞言爲壽故不敢以世俗之腴詞頌翁而獨爲翁說易在復之坤曰不遠復無祗悔翁之少成似之在履之兌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翁之中道有焉在大有之大壯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則以爲翁無疆之祝或曰然則曷取乎大衍之數予曰始基焉爾翁之壽蓋合乾坤之策矣

張太君五十壽序

婦人稱壽非古也其在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蓋閨房之內惟家人婦子爲能私致其歡忻曲將其頌禱而非賓客祝嘏之事也然讀魯侯壽母之辭不過曰旣受多祉黃髮兒齒而已未嘗道內行之美則彤管之貽猶有闕焉若予所聞武林張母蕭太君者斯可以稱壽矣母有子壻周疆輿封氏述母之德甚詳而予與周戚也

故稔聞之輿封之言曰吾母固蕭相國之苗裔歸吾舅
程叔公又留侯世家也疆卽不知母少時事迨相吾翁
三十年賢聲藉甚翁篤愛二人視寒煖問膳羞母則紉
箴必綴滌漉必滑以承舅姑歡此吾母之孝也翁昆弟
友于同居有公藝風母則和叔妹協妯娌婉婉垂悅榛
相之摯修焉此吾母之敬也翁教子弟以義方咸成令
器母則和丸截髭提携而噢咻之其愛女也持踵而泣
亦必是憲是誠此吾母之慈也翁慷慨好施振里黨之
急母則椎髻操作日夕庀其家事鹿車親挽荆布自甘
此母之勤且儉也其他細行未易更僕數疆特舉其大

者以是克佐程叔公名爲有道長者不亦宜乎今翁春秋踰艾而母方登大衍雖黃耆無疆而令德旣備其稱壽也誰曰不宜母視疆如子以愛女之故愛繼女如已出疆之夫婦稱觴于膝下亦令妻壽母之意也疆之兄弟子姪皆欽母儀而合詞獻酬親親之道也先生不棄疆爲戚末貽我彤管比于賓客祝嘏之例或有進焉予聞之喟然歎曰嗟乎是足以壽爾母矣詩云令妻壽母者子志也若予則非壽之謂其謂夫人奉尊章以孝待長幼以敬御子婦以慈而治厥家以勤且儉也子言備矣無已則仍爲子賦詩思齊之首章曰思媚周姜京室

之婦蓋言孝也泉水之二章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蓋言敬也小宛之三章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蓋言慈也周南之有葛覃卷耳召南之有采蘋采芣蓋言勤也儉也維母有焉母之壽加于古一等矣設悅之辰十月之交君子曰良月也周子揚輝使典客者誦焉爲程叔公及母各進一觴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鄭箋曰善其妻壽其母朱註直云令善之妻壽考之母如此分疏旣與燕喜不合且序令妻于壽母之前悖理甚矣愚意令作使字解爲是

自註

壽醫者葉賓我序

古之能壽人者莫如醫烈山軒轅以百草治百姓故其
壽百年降而長桑緩和壽人于列國淳于意華陀壽人
于漢魏孫思邈許胤宗龐安時諸君皆唐宋以來能壽
人者也能壽人者天必報之以壽語云醫者意也又云
壽者酬也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酬于可久自行不可
久之道者其壽亦酬于不可久若醫者之意豈非自行
可久者乎故醫與壽相贈答也予客太末江翁爲居停
主適其親家葉賓我六秩初度乞予不律以佐大斗江
翁之言曰吾葉翁之以醫業傳已數葉矣及翁而三折

肱之名逾著幼博涉凡素問難經靈樞甲乙諸書無不攬其大要而以精思出之時溫涼調甘苦酌虛實晰表裏如大將行師紀律森然而運籌布算不泥古兵法故能發膏肓起廢疾然未嘗責報于人人德之乞活者屢滿戶焉至其奉母克孝待昆弟友于族若黨遠近嫺睦門以內恂恂如也門以外忻忻如也性長厚而又慷慨排難解紛趨人之急襟情曠遠無猥俗齷齪態此吾輩翁生平之大槩也江翁之言如此予聞而歎曰異哉古所謂壽人者翁其庶幾乎昔太史公爲太倉公立傳而柳柳州傳宋清以其藝也進乎道焉以翁脉之古今人

不甚相遠也于公有言吾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若翁之活人則百于公天之報施善人將錫九齡以食五福甲子一周特始基耳能壽人者人恒壽之宜其踞而觴者踵相接也予又聞柯山青霞爲洞天之八其中多仙藥靈草食之長生翁生于斯可採以茹且劑以餉世之善病者僕歸矣惜不及從翁而游之

題跋

十七首

題書法華經後

古今書法獨不可施之寫經蛇鬪劍舞釵脚漏痕不過遊戲三昧至經中一點一畫一鈎一剔一牽一戈皆具

菩薩本來面目故宜結撰莊嚴使流傳後人頂禮讚歎
生歡喜相蓋書法卽佛法也觀鄭先生法華一部應作
是觀若云書寫此經與受持讀誦同功便落第二義

又

若論正因一字也無若說因緣則書寫受持讀誦皆我
佛之所護念而書寫尤足流傳世世令後人讚歎希有
如王海護六十八歲書法華經又二十餘年予猶從非
上人見而禮之此其徵也經云以女人身得度者卽現
女人身而爲說法海護以女人身寫經可爲說法乎予
曰已說法竟

題書心經後

吾儒傳心我佛亦傳心心之微密非可言說而以是名
經其爲般若首部宜矣昔人有云卽心卽佛又云非心
非佛今云佛說卽是心說今云說心卽是說佛從心求
佛卽是叛心謂佛說心卽是謗佛覓心了不可得而况
索解乎雖然塵說利說無非佛說心旣非心說亦無說
知其說者可於一義中作無量義可于無量義中得無
義深澤先生進於是矣故能爲郭象之註而華陽蔣子
加以妙書如鏡益光故不禁歡喜讚歎而綴其末

題書華嚴經後

昔六祖不識字而解涅槃經義或問之曰諸佛妙理非
關文字夫文旣不立字於何有然此爲最上乘者說如
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一切諸佛皆從
經出如來豈欺我哉華嚴爲經中龍象無論深解義趣
爲難卽書寫讀誦非日分可了周顒二子以大願力莊
嚴書竟將見八十一卷一字一佛有百千萬億諸字則
有百千萬億諸佛矣忽遇曹溪老人當頭一喝字在經
裏佛在何處爾時覓佛了不可得并八十一卷經歸無
字予爲歡喜贊歎曰是得華嚴三昧

題惺心圖

儒者曰常惺惺法佛者曰主人公惺惺著此心同耳曹子不講學不叅禪獨於夜旦夢覺忽然警悟創爲此圖閣與道合何其奇也上士見之贊歎希有中士見之汗下三斗下士見之掩面而走

題凌烟閣功臣圖

後附大士關侯二圖

予覽裴孝源公私畫史晉唐名手多以人物擅場虎頭所謂寫照阿堵中也其在杜詩曹將軍丹青引云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此凌烟功臣圖也惜乎予乃不及見之劉子伴阮中州才士偶以興會及此鬚眉戟張劍珥鏗然

觀其墨妙豈讓曹將軍哉昔僧繇畫龍點睛飛去楊子
華畫馬每夕聞蹄齧聲一物且然何況英雄面目吾知
圖成之日二十四公必當現身紙上相視而笑豈非河
英嶽秀乞靈文人之筆以傳予閱竟不覺喟然歎曰大
哉劉子之圖乎劉子曰未也吾圖關夫子之忠義而後
可入於神猶未也吾圖普門大士之慈悲而後可幾於
化

題沈繹堂畫冊

余素不解畫理故未嘗設論獨見妙畫輒瞪目不能去
正愛其溪山隱秀花木明瑟欲作少文臥遊幾忘其爲

筆墨間物也。炳日卓午，火雲如蒸，繹堂貽我此冊。涼風
颯颯，從絕壁下吹垂楊短屋之間，使人煩襟一洗。彼隱
囊紗帽讀書其中者，何人哉？吾將與之分席而坐矣。

題張恕菴所藏蕭尺木畫

夫人稱畫之佳者，輒曰逼真。而江山勝處，又云如畫。吾
不知真者爲畫，畫者真乎？古今妙畫自在天地間，余游
屐所至，每見烟嵐雨望，野樹平蕪，空濛蕭瑟，千態萬狀。
時摩盪于意中，至于今，若可吞吐而出之也。而獨不能
傳之筆墨，觀蕭君尺木所寫四十八幅，則舉予數十年
意中所有者，一旦遇之目中矣。吾又不知意之爲畫乎？

目之爲真乎此中至理須索解人還以質之恕菴

題蕭閣有畫

老杜云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今人潑墨顏唐率爾
便多可笑也然當其慘澹經營一筆故未易得及夫解
衣盤礴觸心應手有兔起鶻落之勢能使千巖萬壑奔
赴腕下雖一朝而解七十牛可也蕭君閣有所畫八十
幅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以視尺木亦復咄咄逼人畫
林中遂有大小阮恕菴一旦羅而致之左右是亦可題
爲蕭齋也

題阮亭遊記

宗少文四壁畫圖撫琴動操能令衆山皆響僕謂此子
無濟勝之具直借此解嘲耳然謝康樂伐道以游而五
言之外不能作記柳子厚作記妙手而所游僅一丘一
潭之微山川文字每有不相值者豈非恨耶獨王阮亭
使君官于揚州旣領竹西瓜步之勝而金陵鐵甕鬟帶
左右江聲山色應接不暇使君以參衙餘日扁舟兩屐
尚羊其間搜奇剔險一一記之子墨蓋兼謝柳所不能
兼者使君之幸江山之喜也惜僕菰蘆未陪杖履終當
以使君之記懸之四壁學少文臥遊耳

昔人于獄中誦金剛經臨訊忽下一紙云法尚應捨何
況非法吏感而釋之佛語之妙如是王子西樵以非法
繫西府從炎煬銀鑄中莊寫名經密呪數卷事尋得白
予過廣陵于阮亭官舍覩之贊歎希有論者皆以爲我
佛護念除菑獲福之報斯固然矣然使西樵下筆時兢
兢有懺悔心祈求心則憂懼交乘神明散亂更添一重
公案又何能書法整暇乃爾以是徵西樵多生定力萬
緣放下返照本來非坐破蒲團未易到此西樵雖未叅
禪使遇臨濟老子必且把臂入林矣

題余明府冊葉

太白詩云山鳥下聽事夜蟾落酒中少陵詩云疎簾衙
退卷花軸曲檻客來聽竹風每想斯賢邈焉絕俗今日
作吏擁几相對惟有魚鱗冊赤曆簿耳安用左圖右書
者爲練川余明府自公之暇遙集風雅袁子重其爲寫
此冊持贈白雲在天黃花滿地想當下南州之榻把東
籬之酒玩而樂之不復羨城頭姑射也

題王孝若冊

蓋古之人有廬墓者死者之有墓猶生者之有廬也使
死者寄生者之廬不如生者守死者之墓也自漢以下
此禮遂廢禮士踰月而葬大夫三月今乃有數十年不

葬其親者非忍也其貧者傷無以爲禮其貴者惑于陰陽之說卜其兆域遲之又久以需吉焉二者皆非也予所聞王子孝若固儒者隱于醫將葬其親而力不具于是鬻宅買山告襄事焉禮也可謂孝矣世之人有高其閭閻美其輪奐而先人坏土曾不得見若斧者聞王子之風獨無愧于心乎夫王子之居吾不知其有無存焉否也苟有環堵之室亦可以終老矣假使子然無立錫之地吾將以廬墓之禮進之是王子之墓卽王子之廬也已晏子有言生者不得安命之曰畜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畜哀王子之哀釋矣或者爲王子憂之而王子

則否且與其哀也寧憂

蔣說題辭

有如鳩翼者有如肉攫者有如諾臯者有如杜陽者有如記事珠者有如集異志者有如調謔篇者有如花經茶譜書法畫史者此虎臣太史蔣說之大略也昔坡公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而其強閑人說鬼曰子姑妄言之吾姑妄聽之不惟自居于妄且以妄教人矣虎臣則不然凡我所說悉有真意存焉政裨于國則說之法宜于家則說之道濟于身則說之功利于物則說之能召陰陽則說之能救風俗則說之能廣見聞則說之能去舊

惠則說之非是類也不在說例故上可以告王公大人
中可以語友朋婦子下可以喻屠兒牧豎大哉說乎予
既卒業未嘗不喟然而歎也曰此卽孔孟之叢談佛老
之雜志黃帝岐伯之外經左丘明司馬遷之逸史也蔣
說云乎哉

題隨筇草

予以夏五薄游雙峰偶憩藕雲蘭若古木干天涼風時
引顧而樂之楚山上座叅學初歸禪悅之味若達于面
及探其扁鑰微言奧義動而愈出洵少年之龍象也予
雖鈍根邈然心醉矣至其詩草不過駢枝然時發天籟

如晨鐘之蒼空谷昔嚴滄浪以禪論詩謂盛唐爲第一
義大曆以後爲小乘晚唐爲聲聞辟支果蓋禪道惟在
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空山兩雪詩有禪機庭前栢樹禪
有詩意苟于二者有水乳之合則黃花翠竹總是真如
芍藥葡萄無非般若安得以文字訾之哉雲門雪竇禪
而不詩惠休無本詩而不禪且讓楚山兩頰擔著

金丹秘訣題詞

夫子之從心子思之慎獨孟氏之養氣皆吾儒之金丹
也其他則惟老子之守中揚子之養心于淵爲扶內家
之要後人云云未免多言數窮矣予弱植多病頗有志

于斯而文俗相黷無須臾之間萍槎道人杖藜過我靜
對半刻便有深山太古意出金丹秘訣讀之屢捉微妙
要言不煩古之人有帶索而歌三樂者道人豈其苗裔
耶何得道之深也俟予三年當期子于廣莫之野毋違
適乎壺中

衡樓集題詞

秦樓弄玉瑤島飛瓊鈿車偶出人間簫管疑來天外姓
隨北斗頡頏星翼之中名在南風掩映藻蘋之上曉妝
向月便擬容華夜雪因風如聞道韞織天孫之錦宛轉
迴文勞雲母之箋參差疊韻眉梢楊柳借烟黛以增妍

臉際芙蓉照筆花而並艷固當早窺宋玉貴倚王昌裝
金屋以藏嬌入畫堂而行樂乃猶浮沉綦綌憔悴蓬茅
牽蘿補屋翠袖方寒落葉添薪金釵自典于是忘情綺
閣矯志衡門追高躅于蒿藜寄幽懷于翰墨文君寫操
不無淒切之吟朱淑填詞時有斷腸之句然而仙姿迥
秀彩藻交飛綠沉湘管應架珊瑚青瑣芸籤宜鐫琰琬
不遺管蒯謬屬丹鉛欣觀蘭畹之才愧乏玉臺之序庶
幾中郎帳裏秘傳幼婦之辭逸少池中竊做夫人之字

云爾

張氏采于名繁天
妹吳士安細君也

花圖詩跋

程子翼蒼紅藥當堦金蓮歸院偶謝芙蓉之闕來分首
宿之盤繞舍蓬蒿草餘書帶盈門桃李木號文章乃卽
菲藻之宮爰開松菊之徑請學爲圃如游夫子杏壇薄
采其芹共識先生栗里旣春華而兼秋實由藝苑以達
詞林不數錦宮豈殊金谷于是擗茲筠管染作花箋度
楊柳之新聲綴蒲萄之雅製南山叢桂可續離騷東閣
官梅還傳樂府行間彩色疑裁荷芰之衣字裏芳馨如
入芝蘭之室子雲長楊之賦猶愧小平蘭成枯樹之篇
允推大雅

梅村蜀鵬帝詩跋

易水和歌壯士爲之慷慨山陽吹笛故交所以歔歔况
乎國破家亡一門鬼錄生離死別萬里人琴楚些有甚
于招魂虞挽倍纏于思舊在昔延陵公子官落珠江成
都府君身糜玉壘遭黃巾之搶攘致墨綬之流離丹青
杜宇之祠碧化萇弘之墓滄桑旣隔汗簡無傳爰有丘
生聞之累息問弱弟之奔喪傷心唳雁弔孤臣而流涕
染血啼鵲撫遺事于西川譔新聲于南部梅村先生每
懷禾黍之悲兼抱鵲鴒之痛危乎蜀道風烟重話瞿塘
愴矣黎園簫鼓如聞天寶陸士衡之哀永逝腸斷三生
桓子野之喚奈何情深一往白頭反袂青管題襟僕本

恨人感茲樂句讀曲而歎令人對此茫茫賦詩以興正
自不能已已

西堂雜組二集

卷四

西堂雜組二集

卷四

三